

杨干华 / 著

天堂众生录

天堂众生录

•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005号

书 名：天堂众生录

作 者：杨干华

出 版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原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印刷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0.75

字 数：24万

版 次：1992年8月新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5,456

定 价：6.40元

ISBN7—80579—278—x/I·230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天堂寨山美水秀，天堂寨人世世代代勤耕力作，梦想建成人间天堂。然而，天堂却那么遥远，那么渺茫。时至二十世纪中叶，天堂寨的人们确乎窥见了天堂的光芒，他们狂喜，奋发，战斗。却不料斗来斗去，悲悲喜喜，血泪淋漓。天堂之路何其曲折漫长。天堂寨里罗、钟、梁三姓关系的演变，纠葛的发展，组成了一篇滑稽可笑、又可悲可叹的故事。

目 录

	缘 起	1
第 一 章	新郎出了事	7
第 二 章	“耕读斋”余孽	17
第 三 章	新娘本来属于他	28
第 四 章	中农之家	37
第 五 章	钟万年弹钢琴	47
第 六 章	美丽使人愁	56
第 七 章	支书家里事	67
第 八 章	一喜一惊	80
第 九 章	教唆者	95
第 十 章	清明拜山图	103
第 十 一 章	英雄的干儿子	112
第 十 二 章	苍生问鬼神	121
第 十 三 章	可敬可悲者	133
第 十 四 章	女人的事情	143
第 十 五 章	世界做什么	153

第十六章	莫可能出操	164
第十七章	做人难	174
第十八章	山荫道上	185
第十九章	无情风雨有情天	198
第二十章	五月血雨	209
第二十一章	姐妹同是一棵兰	220
第二十二章	月色溶溶	233
第二十三章	一曲壮歌	243
第二十四章	支书的愤怒	257
第二十五章	古莽情与火	269
第二十六章	软藤又来把石缠	281
第二十七章	一乐一忧	294
第二十八章	一箭三雕	304
第二十九章	在“尾巴乐园”里	314
第三十章	再见了，天堂	324

缘 起

两广交界处，有一座云开大山。云开大山里，有一个地方叫做天堂。因为地理关系，往北翻过大山是邻县的太平圩，往南走下长岭是管辖它的田心寨，自成村落，历来独立，现在称为天堂乡，过去称为天堂大队，再过去还称过保甲什么的。

凡接触到这个地名的外江人都会问，它居然叫天堂，到底是说它高呢？还是它美呢？两样都说得过去。从前乃至现在，山下的田心寨人吓唬孩子，如是男孩，就说：“还闹，把你赶上天堂，让老虎叼你，人熊吃你！”如是女孩，就说：“哭么，把你嫁去天堂，夜夜跟鬼睡觉，看你怕不怕！”竟然很奏效，乖乖地不再闹，不再哭，粒声不响。这样的地方你说它不是山吗？山的地方不高吗？它好象还有一个别名叫“天脚下”，是极言其偏僻的。反过来说，它也确实很美，长年累月，一年四季，有开不完的花朵，结不尽的野果，数不出名的鸟儿。有点阅历的外江人说，它有挂在绝壁的黄山松，也有不止三叠的庐山三叠泉，铺天盖地的藤萝和冠盖如云的大树，即使西双版纳又如何？只可惜不曾有名家伟人来过。不然的话，嘿，中国山

永甲天下，天堂山水甲中国。

大约天堂人的祖先就有很可称赞的自豪感和骄傲感，各处小地名都拣尽天下的好词。噢，他们寨子的三面靠手椅那样的山，正中叫玉皇山，山顶叫天堂顶。向北那架山叫老君山，向南那架山叫王母坪。老君山下那条山垆有处叫“神仙石”，据说吕洞宾路过其间，把挡路的上面那块用手一撑，就成倾斜状立在那里，手印和路面那块石的脚印，赫然入目。村口叫天堂口。有一条清得见底的山溪缓缓流过，就叫银河。上游那个绿如宝石的潭，叫仙女潭，肯定是仙家姐妹游泳的地方了。只有下游那潭的名字起得煞风景，叫水鬼湾。恐怕天堂也有仙有鬼，也就怪不得了。

这里有一个十分美丽又十分悲壮的故事。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原地方，连年的水灾旱灾，鼠灾虫灾，兵荒马乱，天下大乱，农民实在活不下去了。不知听信了谁，说天堂有田耕，有地种，一日三餐饭，上下一套衫，无欺无骗，无争无打，每人都分配一个仙女做老婆。这样的极乐世界，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是无路可行的。路呢，就在脚下，往南一直走，望到跟天相接的高山，就是天脚，沿着天脚往上爬，就能登上天堂。不过路很远，要有志气和决心。

农民只有缺米缺衣，志气和决心是绰绰而有余。与其活活等死，不如横下一条心来闯天下。几户人家说干就干，打了一尺来厚的铁皮靴，近丈长的铁拐杖，选好吉日，拜过皇天，一把火烧了茅草房，携男带女，破釜沉舟，望南而来。这样，也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一支远古的、小小的、寻找天堂的农民队伍，开始了虽勇以至极慷慨以至极的万里长征。他们从日月星辰那里汲取智慧，确定方向位置，一直

向着遥远的地平线，晓行夜宿，向南，向南，向南……渴了喝一捧黄河浊水，饿了嚼一口三楚薯根，不知经过多少的瑟瑟风雨，走了多少的悠悠岁月，总之是小的大了，大的老了，老的死了，一年复一年，一代复一代。铁皮靴磨去一层又一层，铁拐杖磨短一节又一节。终于，他们望到了云开大山，蓝天青山，黄草白云，那么近，那么近，就真的是连峰去天不盈尺，天脚就在那里！天堂就在那里！

他们差不多凝固了的血沸腾了，差不多干涸的泪腺畅通了，精疲力尽的他们破颜而笑了，苍山如海日，残阳如血时，他们终于攀到了山顶。天哪！哪里是天尽头？头顶依然是遥远的天板，遥远的白云，遥远的红日，遥远的星辰。他们也许悟到了什么，又看这个地方也不错，便姑且把这里当作天堂，埋葬先人，安顿家小，开山种杉，垒埂筑田，斩竹围园，繁衍子孙……

这无疑是他们创作出来的神话，但相当一批人却相信是真实的。尤其他们当中的老一辈人。有一点可以确认他们的祖先不是本地人，说话的口音与邻县的太平，本地的田心寨迥然不同，起落跌宕，圆润清纯，与普通话肖似而自成风格。他们是客家人。客家人原籍中州，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南迁。他们的族谱就有诸如“先到福建，继到南雄，过珠玑巷”的记载。真实性如何，只有历史家才能清楚。但多数客家人住在山顶、水边，却是事实。他们向往天堂，希望上苍赐给一份好的日子，好的故事，也是事实。

天堂这个地方也确实得天独厚，土地肥沃，雨水充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什么得什么，如民歌所唱：“豆豉落泥会出芽，扁担落地就生根。”水田是少一点，毗连的梯田有不

够一犁一耙的。寻常一顶大竹笠，也盖得住一坵。青蛙稍稍出力，跃得过几十块。但它有的是山，尽可以种坡禾、木薯、生姜、芋头。三坑四岔，都是松、杉、毛竹、赤梨，尤其以杉出名。天堂的白蕊杉质坚且直、少节，水缸大的擎天大杉放眼都是。公元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放卫星，炼钢铁，天堂杉砍倒一山又一山，运不出去，任在山上沤烂，剩下的木心其坚如铁，刀刨不入，天然猪肝色，起着油润的红火影似的，就是比酸枝木也毫无逊色。在相当长的日子里，人们奔走衙门，有求贵人，对方面有难色之后，也会留有余地不把话讲得太绝，询问：“那末，找得到天堂杉吗？”

虽然“天堂杉”使山下城里人羡慕，但他们世代的日子却只有杉毛杉皮支撑。上苍仿佛偏了什么心眼，只让深山密林生机勃勃，派到天堂人份上，却是晋代缓慢，香火不旺，人丁稀疏，历史虽已悠久而灿烂，但总是百十口人数徘徊。人呢，怎么也攀不着风流倜傥。木讷着，或者是双手抱在胸前，可以久久地站立，不说一句话。或者是蹲在地上，睡熟了，从嘴角吊下涎液，花脚蚊子，叮在身上，吸进鲜血的肚子清晰鼓现。这样，也就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尚有脑壳中央竖起一根细长辫子的男人忽然发问：现在是谁当保长了？这就使天堂人不由得感慨系之，忿忿地想起了田心寨大族“茂威堂”曾经放肆侮辱地写过的一幅对联：山无梧桐难栖凤，坑中有草可藏蛙。万分的有必要发奋图强，树雄心而立大志，用时兴话说一句，重新安排河山，建设人间天堂。

究其实呢，天堂人这种豪气是源也远矣，流也长矣。只要有善心，勤劳和坚韧，终会感动上帝的。时也、运也、命也、坟山风水也，有没有呢？有的。他们曾经葬了一口坟山，据传

不管天崩地陷，暴风骤雨，它那里总是清风徐来，艳阳高照。一点雨水也没有。结果他们流年吉利，添丁进契，田心寨的“茂威堂”仗着法儿，要知道这块风水宝地所在，他们便设法和天堂人托知己，拜山时候，送来几大箩筐炒香了的花生。天堂人一边上路，一边剥花生，花生壳撒满一路。“茂威堂”就这样弄到秘密，谋了坟山，取而代之，使天堂人从此一蹶不振，世代渐渐式微了。

象“茂威堂”这样蛇蝎心肠的坏蛋毕竟少数，而且终于得到惩罚，被正义和真理的铁扫帚扫进历史垃圾箱。天堂人和全国农民一样挺直腰杆，迈入新社会。到了公元一九五八年，有不少志士仁人宣言向天堂挺进！挺进！再挺进！他们一个个踌躇满志，道德伟大：文章标青，不说才储八斗，学富五车，也是非常的精通革命，熟稔建设。他们指出，你们的祖先寻找天堂几千年，没有寻找到，是有一个科学的主义，而是葬坟山，讲风水，其愚昧也如此，荒唐也如此，可悲也如此。现在呢，我们是讲革命，讲斗争，最科学，最可靠。这样的精辟达理，天堂人谁不开开了眼界，听出耳油？而且，跟着就宣布天堂实际已经建成，革命的三面红旗比愚昧的铁靴子铁拐杖真是神通得多。比风光雷火还快的速度，使天堂人来不及多想，就捧起了饭碗，领上了工资，在山顶上唱歌，在灌田里跳舞，一派的娱乐升平和满地的莺歌燕舞。也是来不及多想，谁也没说现在还不是天堂，或又郑重声明，天堂的日子暂时结束，仓里便告无米，锅里便告生锈，大锅变了小锅，小锅变了烂铁，人开始消瘦，发肿，一夜天光四脚八直。然而，还是前前后后地未着志士仁人，前前后后地搞运动，搞中心，杉树砍了种黄麻，黄麻砍了种菠萝，总而言之一个目标，前面是天堂。走不到呢，

是因为还有个阶级敌人在破坏捣乱。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在你、在我、在他。这些志士仁人都是救命恩人，即使做错了，人家是诚心诚意来跟你一起同食同住，一起眼泪汪汪，一起驶牛耙田，泥巴和粪粒沾在雪白的衣领上，永远洗不去污痕，有什么理由不跟着跑，跟着干？而且，有时候也确乎发现了天堂的光芒，几乎差点就踏了进去。

这样，日子鱼贯而来，又川流而去，天堂人终于精疲力尽，那个理想的天堂就象新娘一样地千呼万唤不出来了。大家依然在原来喜欢的地方，久久地站着、蹲着，抱着手，捂着脸，一副任其天塌下来也不在乎的模样。忽然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某日，一个天堂的中年人，象突然有了什么颖悟，又象突然患了神经病，走上王母坪、玉皇山、天堂顶，仰天长哭，望山狂喊：“我们蠢啊！我们笨啊！我们蠢笨了多少年啊！什么是上天的法宝啊？鸡毛上不了天，人上不了天！我说啊，给我们的男人以女人，给我们的女人以男人，我们要友谊，我们要爱情，就见得着天堂了啊！就见得着天堂了啊！”

他的话经天堂口传出田心寨，传出县城里，议论是纷纷扬扬的。有的说新鲜，有的说反动。有的说是心灵的呐喊，有的说纯粹疯人语言；褒贬评说都莫衷一是。笔者因此儿上天堂寨，亦限于学识，又事关复杂，底蕴一样难以索解。唯一能做其万一的是，如实记下一些天堂人的行状，以及不可能确切弄清是谁给他们或恩赐，或硬派的那份日子。东鳞西爪，鸡零狗碎，不成体统，权作缘起。

第一章

新郎出了事

一九六一年老历十月初八，钟万年为儿子钟启来完婚。新娘是本寨莫一嫂的小姑子莫月娇。

这天简直成了天堂人普天同庆的节日，可载入天堂的史册。第一，做新翁的钟万年是支部书记，天堂的最高地方官。在天堂人的心目中，除了已经调去县上的张均，从县里又调回公社的书记李明，北京的毛泽东，就轮到钟万年是他们的领导人了。他又是第一次做新翁。第二，这几年的日子越过越落拓，接二连三有人病死。有人说是发人瘟，其实是米粮少，饿得发水肿。说饿死不大准确，又犯忌，总之是死吧，人总不能不死的。但这样一来，大妹子小姑娘就纷纷找人去嫁，不到法定年纪也顾不得，只要能父母换得一斗几升白米，一筐半箕木薯干，也就可以跟得人走了。然而都嫁到山外和山下，嫁在本寨则一个没有。天堂人好象已经记不起，天堂什么时候办过新郎酒了？现在钟万年办婚事，总算破了纪录，使很久没贴过的喜联，没烧过的喜炮，重新在天堂山乡贴出去，烧起来，饮到久违了的新郎酒，其意义不下于给久病不愈的病人冲喜。新词说

的则是，天堂大好形势的标志。

虽然，钟万年早就表明，现在大家都困难，他准备节约办婚事，大家别张罗了。但群众不理睬，无论如何，一定要图个热闹痛快，纵然大锅变瓦罍也要去恭贺。几年没谁娶过媳妇了，能随便得吗？就商议怎样凑钱凑米，以不加重支书负担为原则，只借他一个吉利日子，为他庆贺，也为自己庆贺，美美吃上一顿饱饭。但愿从此时来运转，风调雨顺，人丁兴旺。商量好了，就伸长脖子等日子了。

倒是新郎哥钟启来精神很紧张，整天口乌面暗，惊惊惶惶。结婚本是人生头等快事，难道还值得发愁？有的。皆因这个支书的公子，从小有点痴呆，往往对着一只喷屎虫能愣上半天。读了几年书，连名字的笔划也写不全。钟万年反复盘算，自己子嗣弱，又那样烂泥糊不上墙，还不如让他早早成家，生男育女。他其实只有十八岁，如不是父亲当支书，结婚证可以代领，旁人想也不敢想，他还小孩撒娇似的对母亲哭哭啼啼：

“我不结，不结！”钟万年多次私下里跟老婆讲过：这个崽会不会哪里少了一根神经线。不过转而又想，天堂人谁在结婚时都会感到害羞，神秘，甚至恐惧。当年，钟万年也害怕过的，他老婆说临近那几夜慌得牙齿格格打颤。梦里还喊救命，在这个古老的山乡里，许多事情没见过，也没听过。尤其男女夫妻的名份事，见不得天，见不得人，老辈人又不能象教授犁耙工夫那样指点后辈，象农科站来开科学密植训练班。就是偶尔听说，也多是可怕的事情，只有教训，没有经验。加之几年来大跃进，搞公社，炼钢铁，工夫一件接一件，累得走路都能入睡，谁有闲心讲？不讲不知，不知不识，这道理就跟因为连年粮荒，一旦有点大米，也会煮出夹生饭一样。钟启来的紧张、发愁，完全

是可以理解的。

据说，钟启来病急乱投医，已经去请教过比他小两岁的罗可能。罗可能这个二流子，贼眉贼貌，是个无米煮得饭，无盐煮出味的“万事得”，听了便哈哈大笑，他说，结婚没什么的，无非是跟女人睡觉，然后就是挺大肚，生孩子。启来仍不得要领，疑疑惑惑：“没经过啊！没经过啊！”

罗可能不以为然：“傻仔，没经过会怎样？你经过大炼钢铁吗？照样不是挖泥窑，丢石头，烧猛火，钢钎一条撬进去？”

“听说有上马什么风？会当场死人的？”钟启来提出具体问题。

这，罗可能倒听过。他的智慧跟他粒米不剩的米缸一样，也是空空如也，便“可能是这样的——”说了一通，又“可能是那样的——”又说了一通。总而言之，罗可能做到诲人不倦，鼓励再三。“别怕，大胆做你的新郎去！”他一拍钟启来肩膀说：“不过呢，也要小心。”

就这样，钟启来跟大家一样，也来到了十月初八这个日子。这天早晨，随着一声猪的嚎叫，天堂人堪称盛大的节日宣告开始，家家打开大门，纷纷朝钟家涌来。每人都是有任务的，谁烧火，谁杀猪，谁接嫁，谁当挑嫁妆的客郎，等等。小孩子没有任务，也抢着过来，等着去捡没烧响的炮仗，主人忙分糖果，或者围着看刨猪毛，把敲脱在地上的猪蹄壳子抢到手，塞入紫苏，放在火炭上烤熟吃。

大家本来担心天气，阴雨连绵，又冷，不好做工夫。因这场长命雨从九月初开始以来没停过，天堂寨云遮雾罩，白天也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可是奇怪，后半夜忽然停了水脚，到天亮便雾气全消，青青的山，绿绿的树，房屋、田野全露出本来

面目。东边淡淡的竟有了一缕阳光。好天时！好日脚！人们又惊又喜地雀跃起来。

罗可灿首先喜形于色。因为这个日子是他择的。他说，他三个月前就预卜，十月初八肯定出太阳。此日贵星到座，六合时辰，主夫荣妻贵，翁姑纳福，又叫新娘揭纱——所谓新娘揭纱，就是说，纵然前前后后老天下的是雨、雪、冰、雹、猪屎狗尿，这十月初八却肯定要放晴的。“要不是书记用的日子，”他得意洋洋地说，“我才不肯花这样大的精神呢。容易吗？我三夜没睡过，翻了六本通书！”

“灿哥，你吹牛吧？”罗可能顶嘴说，“拉屎撞中绣球，有这等巧事？”

罗可灿正眼也不瞧他：“吹？你有本事择一课下雨的，怎么样？”

“哪，你这样了得，你说新郎能养几个男，几个女，你要现在敢讲，将来又准，我砍头壳让你垫坐！”

罗可灿就是天上星宿，观音娘娘，也不敢开这个口。众人也觉得这是偏题怪题，笑笑就是了。灿哥才不屑作答呢。但他还是说，他择的日子不会差的，书记会百子千孙的。而明摆着的例子都是连月阴雨，今天放晴了，真有点象新娘揭纱，这就已经难能可贵了。大家还是称赞灿哥的日脚好，笑着走出门口，感受氤氲喜气，忍不住深深地呼吸。

钟万年一座五间的瓦房子，现在炊烟升腾，肉香四溢，人声和锅盆声交响一片，喜气洋洋。大门刚贴的喜联鲜艳夺目，不识字的觉得红火，识字的细研内容。来客中有个识字的亲戚瞧了许久，觉得横批“结婚”两字一般，不予置评，但上下联出语颇新，便念出声来：“今年欢结新战友，明日喜添接班

人！”

“灿哥，是你作的吗？”有人询问。

那位山下亲戚也相信是罗可灿的作品。他知道天堂寨读书人少，传说是“谈笑皆木薯，往来多白丁”。既然择日翻过六本通书，这对联就非他莫属了。事实上，罗可灿解放前在“耕读斋”读过几本书，晓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也晓得天对地，叶对花，乾坤对男女，臭虫对虱嫫。他原来也是熬了几夜，呕心沥血，拟出得意之作，联云：“男女交杯祝共产，夫妻合拜谢毛公”。在他看来，无论思想内容的进步，平仄对仗的四六分明，都可圈可点。钟万年却不采用。书记领导生产是有方的，于对联艺术就外行了。惜乎！

现在这副对联的作者，名叫梁继承，小学没读完，人却是聪明的，手脚又麻利，是这次婚宴的首席厨师，抓第一把锅铲。不过，他的家庭成份不好，地主。天堂大队仅有一户地主，堂号“耕读斋”。梁继承就是耕读斋堂主的唯一儿子。罗可灿有点不明白，书记对这副对联竟也欣赏。他倒不是唯成份论者，完全可撇开作者的出身不说，光说内容，也不见得好到哪里。“欢结新战友”，生硬一点吧？结婚就是结婚，又不是活捉蒋介石，解放台湾，需要冲锋陷阵，充满火药味。而且，跟下联的“喜添接班人”什么关系？风马牛，不通。

钟万年满意的正是内容，跟得上形势。夫妻关系就是战友关系，破除了男尊女卑。搞农业，建设山区，也该有个战斗的劲头。“苦战三年，幸福万代”，口号里就有个战字。“欢结新战友”，绝对讲得通！最好是下联：“明日喜添接班人”。革命要接班，种田也要接班，他当支部书记，更要有人接班，培养成千上万革命接班人，好极了。